六家文選卷第四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史論上

公孫弘傳贊一首

班孟堅 翰曰凡史傳之末作一贊以重論傳內人之善惡命曰史論

贊曰 良曰贊亦論之通稱 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

困於鷦雀 銑曰此三人進趣相類故連言之鴻水鳥也漸進也言鴻鳥能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此三人皆有大材如鴻鳥之羽翼然皆初困俗人所薄薦雀小鳥喻俗人也 善曰李奇漢書注云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言皆以大材初困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

遠迹牟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

致此位乎 向曰公孫洪牧豕海上徵賢此對策擢第拜博士遷丞相卜式牧羊以家財助邊上拜中郎遷御史大夫言皆屈高遠之迹以牧羊承也時謂徵賢良時此位則丞相大夫也善曰漢書曰公孫弘少時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武帝初即位召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徵賢良文學對策拜博士遷丞相又曰卜式以田畜為事式以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上拜為中郎遷御史大夫韋昭漢書注曰遠迹謂耕牧在遠方也 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 濟曰是時武帝時也四夷四方之夷也賓服也制度禮法也闕缺也不及如前人不能及也蒲輪徵隱之車枚生枚乘也主父偃上書闕下引見歎息曰何相見之晚 善曰漢書曰武帝為太子聞枚乘名及即位乘以年老迺以安車蒲輪徵乘又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武帝時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謂曰公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群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 古賈曰豎 良曰芻牧謂牧羊也拔擢皆舉用也桑弘羊洛陽賈豎子也以善心計為侍中 善曰漢書曰桑弘羊洛陽賈人子 衛青奮於奴僕曰磾出於降虜 翰曰衛青父鄭季與陽信公主家僮衛媪通生青後擢為侍中是奮起於奴僕也衛青者取母之姓也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降漢沒入官輸黃門養馬馬肥上拜為馬監虜獲也 善曰漢書曰衛青其父鄭季與陽信長公主家僮衛媪通生青青姊子入宮幸上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又曰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子王降漢後物是邪王殺之將其衆降曰磾以父不降沒入官輸黃門養馬馬肥好上拜為馬監 斯亦曩時板築飯牛之明已 銑曰曩昔也傅說代胥靡板築殷王高宗求而得之以為相甯戚飯牛於齊門桓公見而用之言此數君之遇亦同之明已辭也 善曰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間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悲擊牛角而疾歌矣 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 善曰漢書曰倪寬治尚書為侍御史上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 篤行則石建石慶良曰篤厚也厚行謂其孝謹也此二子皆以孝謹官至二千石 善曰漢書曰石奮長子建次子奮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 質直則汲黯卜式 濟曰質正也直謂汲黯謂武帝曰陛下內多嗜慾卜式數言郡國不便帝皆重之 善曰言郡國不便鹽鐵舩有筭可罷 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

銑曰推舉也安國所推舉皆當時能士鄭當時常四郊置驛以迎天下賢士　善曰漢書曰韓安國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他皆天下名士鄭當時已見西征賦

定令則趙禹張湯

銑曰二人共定諸律律令　善曰漢書曰張湯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又曰趙禹蔡人至中大夫蔡音郃

文章則司馬遷相如

銑曰相如與史遷同姓也滑稽猶俳諧也　善曰楚辭曰突梯滑稽如脂如韋

滑稽則東方朔枚皐

向曰相如與史遷同姓也滑稽猶俳諧也　善曰楚辭曰突梯滑稽如脂如韋

應對則嚴助朱買臣

王逸曰轉免隨俗也漢書曰枚皐字少孺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以故得媟黷濟曰應對謂抗荅君上　善曰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與朱買臣並在左右

歷數則唐都落下閎

良曰漢令此二人脩太初歷　善曰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益部耆舊傳曰閎字長公巴郡閬中人也明曉天文地理隱於落亭武帝時友人同縣譙隆薦閎待詔大史更太初歷拜侍中辭不受風俗通曰姓有落下漢有落下閎

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

濟曰李延年善歌新聲為協律都尉運籌則心計也　善曰漢書曰李延年中山人坐法腐刑至歌新聲為協律都尉漢書曰桑弘羊以心計為侍中

奉使則張騫蘇武

銑曰張騫使西域蘇武使匈奴並著誠節也　善曰張騫蘇武已見西征賦

將帥則衛青霍去病

向曰此二人俱為漢將破匈奴有功者也　善曰漢書曰衛青霍去病已見長楊賦

受遺則霍光金日磾

濟曰武帝病甚霍光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立鉤弋子君行周公之事光讓曰磾曰臣不如光遂並受遺詔輔少主也　善曰漢書曰武帝病篤霍光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讓曰磾亦曰臣不如光並受遺詔輔少主

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

良曰其餘謂諸道術者勝盡也興起也言起作功業制度後代無能及武帝也統紀纂繼洪大也繼脩大業謂脩武帝故事　善曰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時序其德纂脩其緒

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

翰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招引選擇也漢書武帝詔曰茂異謂茂才異等　善曰六藝六經察吏民茂才異等

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

銑曰蕭望之脩齊書梁丘賀善易夏侯勝理尚書韋玄成脩詩嚴彭祖善春秋尹更始理穀梁並以儒術進為著職也　善曰漢書曰蕭望之脩齊詩事同縣后倉又曰梁丘賀字長公從京房受易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為郎至少府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至長信少府又曰韋賢脩詩傳子玄成至丞相又曰嚴彭祖字次

公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爲太子太傅又曰穀梁學有尹更始爲諫議大夫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向曰王褒劉向以文章諫諍見幸於帝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濟曰張安世爲車騎將軍趙充國討西羌有功封營平侯善曰漢書曰魏相邴吉于定國皆丞相杜延年爲給事並有名稱善曰漢書曰張安世字少孺宣帝即位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又曰杜延年字幼公爲太僕給事中宣帝任信之即奉駕入給事中趙充國于定國已見西征賦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年張敞之屬良曰黃霸爲楊州刺史王成爲膠東相龔遂爲渤海太守鄭弘爲淮陽相召信臣爲南陽太守韓延壽爲東郡太守尹翁歸爲東海相趙廣漢爲京兆尹嚴延年爲涿郡太守張敞爲京兆尹言此數人皆在職平直而有聲譽善曰漢書曰黃霸字次公爲楊州刺史宣帝以爲潁川太守又曰王成爲膠東相政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又曰龔遂字少卿宣帝以爲渤海太守人皆富實獄訟止息又曰鄭弘字稚卿爲淮陽相以高第入爲右扶風又曰召信臣字翁卿爲南陽太守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又曰韓延壽字長公爲東郡太守吏民敬畏趨嚮之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又曰尹翁歸字子況拜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又曰嚴延年字次卿爲涿郡太守道不拾遺趙張已見西征賦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翰曰次謂次於武帝時也

晉紀論晉武革命一首

干令昇銑曰何法盛晉書云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晉紀論者論革魏命之事革改也言改魏命歸於晉故史官作此論以論之善曰何法盛晉書曰干寶字令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卒興晉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三年評論切中咸稱善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向曰俟待謝序也言帝王必待天命而後興且有代序興廢皆非人事所能致之善曰尚書曰俟天休命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高誘曰代更也謝次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濟曰言帝王之興或以文或以質其立不同也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尚書大傳曰文質再而復文據天地之道也天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故古之有天下者栢皇栗陸以前爲而不有應而

不求執大象也良曰栢皇栗陸上古帝王號爲謂爲理而不自有其功應謂應德而不求其報象法也言如此之君但執淳素之大法　善曰莊子曰獨不知至德之時乎昔者栢皇氏栗陸氏若此之時則至治也淮南子曰天地大矣成而弗有老子曰執大象天下往鴻黃世及以壹善本作一字民也翰曰鴻黃帝也世及謂父子相承也言如此以一人之心不令有二人也　善曰父子相承以一民之心也左氏傳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材子杜預曰帝鴻黃帝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爲禮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銑曰內禪不舉兵戈之事故曰文德也外禪謂行殘殺以順大名　善曰謝靈運晉書禪位表曰夫唐虞內禪無兵戈之事故曰文德漢晉外禪有翦伐之事故曰順名以名而言安得不僭稱湯武革命應天人也向曰湯伐桀武王伐紂以啓其昏暴天人厭之故應以爲禪代邪靈運之言似出于此文既詳悉故具引之　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而代高光爭伐定功業也濟曰高祖光武伐滅項羽王莽克定功業　善曰漢高祖及光武也仲長子昌言曰高光二祖之神武遇際會而不能得管子曰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善本有時字隨時之義大矣哉良曰言各遂運數而天下之人隨大矣哉言此義廣大不可得言也　善曰周易曰隨元亨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命善本命上有則字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翰曰古者謂堯也事謂萬機之事也始初也今謂陳留王也終謂終帝之事而禪位於晉也　善曰尚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孔安國曰將郎政故至文祖廟告也魏志曰陳留王咸熙二年十二月禪位于晉嗣王左氏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孤突歎曰時事之徵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豈人事乎其天意乎銑曰言終始不同豈惟人事邪乃天意也

晉紀揔論一首向曰此論自宣帝至愍帝合其善惡而論之是名揔論矣

干令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銑曰雄才謂英雄也碩大也應運謂應聖人之期運也仕謂魏武爲漢丞相時懿任文學掾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陶謙奏記於朱儁曰將軍既文且武應運而出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

屢中良曰籌謂計策也嘉善屢數也　善曰干寶晉紀曰魏武帝爲丞相令高祖爲文學掾毋與謀策畫多善遂服輿軫驅馳三世翰曰輿軫車也謂乘輿也三代謂文帝時爲丞相明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兼武帝文學掾也　善曰干寶晉紀曰魏文帝即王位爲丞相長史明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銑曰言宣帝志性深阻如城府之深固也又能寬綽容納於物數術也御使也言任數術之人使之知其善者必取擢而用矣采取拔擢也　善曰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數不任說尚書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向曰懷來畢盡也　善曰尚書穆王曰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東觀漢記大史官曰明主勞神忠臣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濟曰鄧艾爲典農宣王見而奇之辟以爲掾遷尚書郎隙畢細貌州泰先任荆州刺史裴潛從事潛毋使泰詣宣王由此爲宣王所知歷兗豫二州刺史艾善武而泰善文言宣王能委任之各盡其事也　善曰魏志曰鄧艾字士林義陽人也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以爲掾遷尚書郎郭頒世語曰初荆州刺史裴潛以州泰爲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還詣宣王由此爲宣王所知歷兗豫二州刺史故能西擒善本不從才孟達東舉公孫淵內長臣孟達爲金城太守公孫淵爲遼東太守並據兵反俱是宣王討而平之擒執也　善曰干寶晉紀曰新城太守孟達反高祖親征之屠其城斬達魏志曰公孫淵爲遼東太守景初元年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自立爲燕王三年遣司馬宣王征淵斬淵傳首洛陽夷曹爽外襲王陵翰曰夷滅也曹爽與宣王俱受遺詔輔政爽恣橫日甚宣王奏廢之後有反狀夷三族太尉王陵謀立楚王彪宣王舉兵襲於壽春陵乃面縛而降　善曰干寶晉紀曰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政爽恣橫日甚高祖乃奏事永寧宮廢爽兄弟以侯歸第有司奏黃門張當辭道爽反狀遂夷三族又曰高祖東襲太尉王陵于壽春初陵以魏王非明帝親生且不明也謀更立楚王彪陵聞軍至面縛請降神略獨斷征伐四克銑曰神略言智如神斷獨決也法言云湯武桓桓征伐四克四克謂克於四方　善曰楊雄連珠曰兼聽獨斷聖王之法也法言曰湯武桓桓征伐四克也維御群后大權在已向曰維持御使也群后衆官也權柄言國柄在已謂高祖也　善曰春秋孔演圖曰天子執圖諸侯得之大權成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濟曰諸葛亮蜀相也節制言亮軍上有節度制法也支亦拒也輔車之勢由此爲宣王所知歷兗豫二州刺史

謂吳與蜀爲援助而宣王能拒之　善曰漢書曰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

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搆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

良曰屢數也鄙示邊也虧闕象法也言晉之興盛大法從此始立也　翰曰世宗景帝也宣王薨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太祖文帝也世宗薨爲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繼業謂相繼以成帝業者也　善曰干寶晉紀曰世宗景皇高祖崩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又曰太祖文皇帝毋弟也世宗崩進位太將軍錄尚書事輔政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大象已見上文　善本序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在軍旅屢動文上

立亥豐亂內欽誕寇外

銑曰亥夏侯亥豐李豐作亂景帝誅殺之夷三族欽文欽誕諸葛誕此二君俱爲亂欽則景帝將誅而奔吳誕則太祖斬之夷三族也　善曰干寶晉紀曰中書令李豐推太常夏侯亥謀廢大將軍世宗聞之乃遣王羕迎豐至世宗責之豐知禍及遂放惡言勇士築殺之亥夷三族又曰楊州刺史文欽自曹爽死後陰懷異志乃矯太后令罪狀世宗世宗自帥中軍討之欽敗得入吳又曰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貳于我太祖親率六軍東征扶之斬誕首夷三族也

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

向曰潛謀亥豐也幾微兆見也

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

濟曰淮浦許洛謂欽誕也震動咸皆也言皆黜異心圖謀之人以明前帝之業也　善曰左氏傳曰咸黜不端尚書王曰公劉克篤前烈

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

良曰天子遣將推轂而送鍾會鄧艾爲將征蜀破之　善曰干寶晉紀曰景元四年大舉伐蜀太祖部分諸軍指授方略使征西將軍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使鎮西將軍鍾會自駱谷襲漢中漢書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尚書曰及庸蜀人

三關電埽劉禪入臣

翰曰三關謂蜀有陽平關江關白水關也電埽言疾也劉禪蜀主也入臣謂降也　善曰吳志賀邵曰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張瑩漢南記曰蜀有陽平關白水關此爲三關干寶晉紀曰鄧艾進軍城北蜀主劉禪面縛輿櫬詣壘門范曄後漢書闞忠說車騎將軍皇甫嵩曰旬月之間神兵電埽

天符

善曰東觀漢紀耿純說上李作府字

人事於是信矣

善曰天時人事已可知矣

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

銑曰非常之禮謂加九錫也備物謂祭器之物　善曰干寶晉紀曰天子命太祖爲晉公九錫之禮又進公爵爲王左氏傳子魚曰備物典策

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

向曰崇高也周公代成王攝政伊尹夏賢臣輔太甲放於桐宮故云權制嚴也言文帝爲魏輔亦如周公

伊尹也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濟曰享當也皇極天子位也言武帝受禪遂當天子之位善曰世祖武帝也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極大中也正位居體重言慎法善良曰正位天子位也體謂得中正之體而重其言語慎其法令善曰重言重行言重則有法言重則有德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善曰周易曰山附於地剝厚下安宅毛詩序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和而不弛寬而能斷翰曰弛緩也斷決也善曰論語曰君子和而不同韋昭國語注曰弛廢也尚書曰寬而栗斷猶決也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銑曰言人皆歌詠思其新君也四方之國俱喜悅相勸勉而從之新君武帝也初受魏禪故云新君善曰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周易曰說以先人人忘其勞說以犯難人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聿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向曰聿猶脩治也言武帝脩先祖欲伐吳之志思和戰國之艱苦輯和也善曰毛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腹心不同公卿異議濟曰腹心謂近臣也異議謂張華王濬言伐吳便荀勗賈充以為不便也納善本納上有而獨字羊祜之策以善善本善上有從字為衆良曰征南將軍羊祜上疏請伐吳上納其策以從衆人之所善善曰干寶晉紀曰征南大將軍羊祜來朝上疏云以國家之盛彊臨吳之危弊軍不踰時剋可必也上納之而未宣左氏傳欒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從之不亦可乎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善本作非字群議而杖王杜之決翰曰咸寧武帝年號排推也言排去荀勗賈充之議也杖持也言持任王濬杜預之決善曰干寶晉紀曰咸寧五年龍驤將軍王濬上疏曰吳王荒淫且觀時運宜征伐上將許之賈充荀勗等畢諫以為不可張華固執之杜預亦上疏上先納羊祜之謀重以濬預之決乃發詔諸方大舉汎舟三峽介馬桂陽銑曰三峽山名桂陽郡名善曰左氏傳晉飢秦輸之粟命之曰汎舟之役劉淵林蜀都賦注曰三峽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民謂之峽左氏傳曰晉郤克與齊侯戰于鞌齊侯不俟介馬而馳之漢書曰有桂陽郡高帝置之役不二時江湖善本作湘字來同向曰役謂舉師役也三月一時江湖吳險固也來同謂並歸晉善曰干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譟入于石頭吳王孫皓面縛輿櫬降于濬毛詩曰淮夷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濟曰夷平也壘垣軍壘也吳蜀俱帶江山故云險塞唐堯也虞舜也舊域謂舜禹太

平之域也班布也正朔謂歷數也八荒八方也　善曰漢書曰賈捐之曰堯舜之盛也地方不過數千里論語比考讖曰正朔所加莫不歸義甘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

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良曰太康武帝年號也吳蜀平故云同文同軌　善曰禮記子曰今天下書同文車同軌

牛馬被野餘糧棲畜行旅草舍外閭不閉翰曰餘糧棲畜謂禾稼之穗於田畜之中不收如鳥之棲宿耳舍宿也行旅草宿閭門不閉言無盜賊也　善曰東觀漢記曰建武十七年商賈重寶單車露宿牛馬放牧道無拾遺淮南子曰昔容成之時置餘糧於畜首蔡邕胡廣碑曰餘糧棲乎畎畜毛詩曰召伯所茇毛萇曰茇草舍也禮記曰外戶不閉謂之大同

民相遇口善本如上文有者字親其賈之者取資於道路銑曰言禮義大行也資給也善曰禮記孔子曰昔者大道之行也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向曰諺傳言也下無窮人謂百姓盡富　善曰莊子孔子曰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失也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日世善本作代字之一時矣濟曰言雖未洽上古太平之風然亦足以稱明時矣吏平民安可謂百代而有一時也　善曰東觀漢記詔曰吏安其職民樂其業孝經援神契曰天下歸往人人樂生論語曰百世可知言諭遠也

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良曰山陵未乾言時近也駿為太傅作亂被誅遷太后楊氏于永寧宮黜為庶人毋謂惠帝毋　善曰漢書崔禹曰將軍墳墓未乾干寶晉紀曰永平元年誅太傅楊駿遷太后楊氏于永寧宮黜為庶人居於金墉城

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翰曰夷誅也族門也太子太傅孟觀譖二公欲為廢立之事楚王瑋殺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張華以二公既亡楚王必專權勢使董猛使言於太后太后遣謁者李雲收瑋付廷尉伏誅　善曰干寶晉紀曰太子太傅孟觀知中宮旨因譖二公欲行廢立之事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張華以二公既亡楚必專權使董猛言於后遣謁者李雲宣詔免瑋付廷尉伏誅

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郤歲構銑曰維連也言宗子連城封之以助京室也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穆以干戈相討成都王兄弟歲搆郤如閼伯　善曰毛詩曰懷德惟寧宗子維城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林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閼伯實沈則參商也

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

之禍曰有 向曰師尹大臣也使萬人具瞻之以成其貴顯仆墜落戮殺辱汚也言惠帝朝廷曰有此禍 善曰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 濟曰趙王倫篡位遷惠帝於金墉城易其號爲太上皇時中書令繆播云太史星變當有免官天子也徒歌曰謠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惠帝永康二年禪位于趙王倫倫以兵留守衛上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安宮中書令繆播云太史案星變事當有免官天子

民不見德唯亂是聞 良曰人不見爲德但聞爲亂 善曰左氏傳卜偃曰民不見德唯戮是聞

朝爲伊周夕爲桀跖 翰曰言朝居貴如伊尹周公之賢夕見屠戮則爲夏桀盜跖之惡 善曰莊子曰施不及三王天下大駭矣下有盜跖上有曾史

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 銑曰成者爲善敗者爲惡實理無能明之者欲爲忠貞論其毀譽則見脅於勢利之人干紀謂干犯國之綱紀言輕薄小人役姦惡之智與時政相投如夜蟲之赴火矣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李寶勸劉嘉且觀成敗光武聞告鄧禹曰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 左氏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 呂氏春秋曰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歸之如蟬之赴明火也

內外混淆庶官失才 向曰混同淆亂庶衆也失才失賢才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尚書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

名實反錯天綱解紐 濟曰爲惡 善本作綱字 善曰漢書曰者反獲善

於亂人禁丘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 良曰迭更也三十斤曰鈞四鈞曰石言亂人彊者更執國政天子禁兵不得自專言岳牧輕薄不堪重任關塞之禁不如結草以攔閡人 善曰漢書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左氏傳曰晉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回躓而顛仆

李辰石冰傾之於荊楊 翰曰李辰石冰二人晉末掠揚州刺史陳徽起兵爲亂 善曰干寶晉惠紀曰蜀賊李流攻益州發武勇以西征李辰因之誑曜百姓以山都民丘沈爲王石冰應之石冰略揚州揚州刺史蘇峻降

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 銑曰劉淵以離石之卒攻破諸郡縣自稱王王彌起兵攻東莞復攻青州撓亂也 善曰干寶晉紀曰劉淵憑離石遂謀亂淵在西河離石攻破諸郡縣自稱王又曰王彌攻東莞東安二郡復攻青州

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二

帝失尊山陵無所向曰河洛之都皆爲劉曜劉粲所破化成丘墟戎羯謂羌胡也二帝謂愍帝懷帝也懷帝爲劉曜所虜愍帝爲劉粲所虜俱蒙塵於平陽死於虜廷故云山陵無所　善曰干寶晉懷紀曰賊劉曜入京都百官失守天子蒙塵於平陽又愍紀曰劉曜寇長安劉粲寇於城下天子蒙塵於平陽矣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濟曰失權爲樹立繼嗣失權宜也非才謂不得人也四維謂禮義廉恥也苟且猶曲從以爲政也言晉亡在於此也　善曰管子曰不供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　二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漢書王嘉上疏曰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國作法於亂誰能救之良曰弊衰也誰能救之言不可救也　善曰左氏傳曰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翰曰素習也離石縣名都尉官也散吏謂無所主當也　善曰干寶晉武紀曰太康八年詔淵領北部都尉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王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銑曰弓馬士謂劉淵也驅走人謂王彌也先主孫權寇賊也烏合之衆謂無部分也言劉淵王彌不如吳蜀之敵遠矣　善曰曾子曰烏合之衆初聚相歡後必相咋脫耒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向曰耒農器也裳衣裳也言脫農器爲干戈裂衣裳爲旗幡皆非戰器也　善曰賈誼過秦論曰斬木爲兵揭竿爲旗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群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善本無芥字濟曰自下逆上謂臣伐君也非鄰國謂不如吳蜀之勢也效象也擾亂也驅群羊言易也二都洛陽長安也拾遺謂如拾遺草於地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擾亂也淮南子曰兵略者乘勢以爲資清淨以爲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者也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良曰劉曜入洛陽殺吳王晏敬陵王楙其餘官僚僵尸塗路不可勝數　善曰干寶晉紀曰劉曜入京都殺大將軍吳王晏光祿大夫竟陵王其餘官僚僵尸塗地百不遺一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

不哀哉翰曰虜獲也辱謂遭戎卒所亂者也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劉曜入于京都六宮幽辱征西將軍南陽王模出降以模妃劉氏賜胡張平爲妻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銑曰大器天子之器也群生萬人也畜養也攻害也言愛惡利害相傾是其常勢　善曰文子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漢名臣奏陳風對問曰民如六畜在牧養者耳周易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六韜曰利害相臻猶循環之無端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善本作於字原未嘗暫靜也向曰防隄也燎燒也靜息也　善曰周禮曰以防止水鄭玄曰偃瀦畜流水之陂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哭哭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濟曰言治天下之器者當用大道也言天下勢重不可以爭競安也擾安也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良曰言智王知不可爭競安也扞亦禦也尸主也言禦災患爲人已不自主利者也　善曰禮記曰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其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請浚己以生也翰曰上德謂古之賢王也生養也人以自養　善曰左氏傳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杜預曰浚取也言聖王布德養百姓凡王取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銑曰感而應之謂聖德之王而人歸之也晨風鳥也朴茂鳥歸之淵深魚趣之君有德則人附之此皆相感也　善曰毛詩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孫卿子曰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國家者士人之居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向曰聖人應天順人隨運以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濟曰設禮文以防君子著刑書以威小人　善曰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毛詩序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左氏傳叔向詒子產書曰嚴斷刑罰以威其淫也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良曰喻曉也言敬示善惡以曉百姓也　善曰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謝承後漢書曰朱儁宣國威靈審示禍福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翰曰求明察之人以爲官人君厚慈愛之惠以堅固其心然後人知向正道矣

方道也　善曰左氏傳叔向曰猶求聖哲之王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禮記曰樂行而人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善曰鶡冠子所謂人者惡死樂生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銑曰言悅教安俗故君子小人各得其分　善曰孟子曰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之猶解倒懸也老子曰安其居樂其俗鶡冠子章指曰治身勸禮君子所能家語曰子路治蒲孔子曰此其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胷懷向曰篤厚也閭里門銷除也胷懷心府也　善曰廉恥已見上注禮記曰情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濟曰言人被君之化見有危難則授命而死終不求生傷義也　善曰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又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良曰干犯也紀綱紀也秦末之時陳勝奮臂天下嚮應而亂言人各守節義安可呼之以犯綱紀而為亂乎言不可也　善曰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陳勝吳廣奮臂大呼天下嚮應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翰曰傾崩也理節謂政教有條理節度也膠固也言君布仁惠之基根深廣又不失理節則人心固結而不可遷也　善曰文子曰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則上安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王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銑曰人心不遷故長久　向曰言昔之累代有天下者中間豈無邪僻之王哉而不亡者蒙先人道德以維持也　善曰左氏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毛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濟曰吳公子季札封於延陵子者男爵之美稱今連封而美言之故曰延陵季子也善知樂入其國聞樂聲則知存亡長短之期也然樂則體人之情故聽之所以識安危也　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下善本作命字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良曰姜姓也嫄后稷母名也后稷周之祖先播植百穀以養人而天下皆蒙之而文王武王承至仁之後故能成功而王者也　善曰毛詩序曰后稷生於姜嫄文

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翰曰克能也言后稷有功能配天而食蒸稷而得中　善曰毛詩周頌文也鄭玄曰周公思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又播殖百穀蒸民乃粒天下無不於汝得其中者言反其性又曰實穎實栗即有邰胎家室銑曰實是也栗急成也言后稷教人播黍稷是穎茂之盛而大成熟也邰后稷舊居堯以有功封之於邰使無變改家室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穎垂穎也鄭玄曰栗成熟也后稷教世種黍稷堯改封於邰就其家室無變更也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糇糧于橐託于囊向曰公劉后稷曾孫也狄人侵邰不忍使與鬬乃弃邰之豳豳戎狄地名大曰橐小曰囊皆盛糧食之器也　善曰毛詩大雅文毛萇曰小橐曰囊鄭玄曰爲狄人所迫逐不忍鬬其民裹糧食囊之中弃其餘而去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濟曰陟外也巘小山也降下也言人從公劉居者或外出或下原反覆重苦也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巘小山別於大山者也鄭玄曰田原而升巘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民尸以至于大王爲戎狄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良大王王季父也逼迫也不忍謂不能使百姓與戎狄鬬也杖策猶柱杖也　善曰莊子曰太王亶父居豳狄人攻之太王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免居矣因杖策而去率善本作帥字西水滸至于岐下善曰毛詩大雅文鄭玄曰來朝走馬言避惡早且疾也率循也滸水涯岐山岐山之下也循西水涯滸沮側也謂亶父避狄循滸沮之水而至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銑曰周人謂公劉所居豳人也皆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於岐如歸市　善曰毛萇詩傳曰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向曰言所從者漸多　善曰新序曰太王亶父止於岐下百姓扶老攜幼隨而歸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濟曰言以仁惠撫養所從之人而人安而集之勞來撫養也　善曰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

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良曰慰安止居也言安其居左右處之疆理界畔也時耕曰宣畝隴也言各安其業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慰安也人心定乃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者鄭玄曰時耕曰宣以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翰曰王季大王之子也貊猶繼也言能繼大王德政之音　善曰毛詩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毛萇曰心能制義曰度貊靜也鄭玄曰德政應和曰貊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善本有也字銑曰克能類善也言能明善為君長始賜光大之德於子孫也載始錫賜也　善曰毛詩曰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應賞刑威曰君毛萇曰光大也鄭玄曰載始也始使之顯著也至于文王備脩舊德而惟新其命向曰備具也舊德謂王季之德也言文王脩王季之德而受命惟新者美也　善曰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鄭玄曰大王國於周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向曰翼恭敬貌昭明也聿遂懷來也言能恭敬遂來此多福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鄭玄曰小心翼翼恭順之貌也昭明也聿述也懷思也謂能明事上天又能述思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善本有者字也良曰由此觀之謂已上事也仁及草木謂澤及行葦也睦親也黃耇黃髮老人也言能親九族用黃髮之言以成福祿　善曰毛詩行葦序文而其后妃善本脩妃后躬行四教翰曰四教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是也　善曰禮記曰古婦人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玄毛詩箋曰法度莫大於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銑曰師傅女師傅男也澣濯洗浣之衣也煩辱謂脩女功之事以教天下為婦人之道使恭儉勤勞也　善曰毛詩葛覃序也詩曰葛之覃兮毛萇曰葛所以為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也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善本有也字向曰刑法也寡妻嫡妻也言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族又能正理於國家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刑法也鄭玄曰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族又能為正治於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濟曰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又肅

肅兎罝施於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言能化之使有絜白純一之德　善曰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鄭玄曰女雖出游漢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絜使之然也毛詩曰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鄭玄曰亦言賢

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

良曰天保詩篇名以上下諸詩也內謂諸侯也言並以禮化中國采薇詩名外謂夷狄　善曰毛詩六月序也鄭玄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

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

翰曰言文王爲西伯三分天下二分屬文王文王猶事紂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至武王曰天命未可也言能以謙退之道而人歸焉　善曰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一朝會於武王郊祀下者八百諸侯史記曰武王至於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天命未至也

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

銑曰三聖謂文王武王周公也天下之人皆心離於紂故曰獨夫也名教謂號令也保安也謂安定大功以和衆也　善曰琴操曰崇侯

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尚書武王曰獨夫受洪惟作威孔安國尚書傳曰湯順天應人逆取順守左氏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

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

向曰著明也大武武王樂也容盛也雖有大武之功孔子猶曰未盡善也　善曰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也未盡善也

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

濟曰遭變謂管蔡流言也陳列也謂列先祖之德於詩也農謂播殖之事女工謂澣濯煩辱也　善曰毛詩之月序也

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

良曰靜安也自后稷之本始於安民凡十五王世脩德業至于文王始平之以受命也十六王至武王也始居王位也十八王康王也克明也言積仁至此始能安理天下者　善曰國語曰靈王二十年穀洛鬬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后稷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韋昭曰基始也靜安也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脩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王謂后稷不窋鞠陶公劉慶節皇僕羌弗毀俞公非高圉

亞圉公組大王王季文王也十八者加武王成王康王并上十五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善本有也字翰曰節理謂以節度理人也恤憂隱微也纏綿遠也言文王結基本根之遠　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經緯禮律王肅家語注曰經緯猶織以成之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人善本作民字立政者其揆一也銑曰言周上代有文有質雖其不同安人爲政度之一致也揆度也　善曰文質已見上文安人已見上文尚書有立政篇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爲以爲之矣向曰烈盛也百王謂先代之帝王捷急也三代夏殷周也盛急如此蓋取天下爲已而不爲人也　善曰禮記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濟曰多難謂四方未靜也桀傲也言務在用兵伐其英雄誅其傲慢以便當時是不及公劉脩仁恩也　善曰左氏傳司馬侯曰或乃多難尸子曰便事以立官也以固其國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辰曰齊王芳明帝崩即皇帝位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遣歸藩于齊太甲立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言齊王不明不得如太甲反位於亳也亳太甲都也　善曰魏志曰齊王芳字蘭卿明帝崩即皇帝位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以太后令遣芳歸藩于齊尚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也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翰曰齊王廢立高貴鄉公髦後舉兵相府詩云人王不克合人成濟以戈中帝崩於車也沖童也昔周公攝成王政公復子明辟而高貴童昏不得如成王反明君之位　善曰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士彥齊王廢即皇帝位魏氏春秋曰帝自出討文王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入帝師潰騶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出詔于師當書曰惟予沖人弗及知又周公曰朕疾保予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善本作參字分八百之會也銑曰二祖謂太祖文皇帝代祖武皇帝并言二者但取其逼近也禪傳也既傳而取不暇如武王興兵而會諸侯也　善曰二祖景文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者向曰言立根本急速不如先代武王寡少也純厚也不二謂不二心之臣也　善曰景福殿賦曰武

創元基尚書曰昔君文武則有不二心之臣

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濟曰淫過僻邪也言風俗過邪以高尚爲恥辱而人失所　良曰黜退也莊老放誕爲德六經以莊敬爲本言學者皆奔放誕而退莊敬　善曰干寶晉紀劉弘教曰太康以來天下非六尚無爲貴談莊老少有說事

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善本作儉　銑曰虛薄虛談也名檢法度也　善曰王隱晉書曰王衍不治經史唯以莊老虛談惑衆劉謙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以儒術清儉爲群俗

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翰曰時以放情濁行者爲通而以節信爲褊狹也　善曰劉謙晉紀應瞻表曰以容放爲夷達王隱晉書曰貴遊子弟多祖述於阮籍同禽獸爲通又傅玄上疏曰魏文慕通達而大下賤守節也

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濟曰苟且之容而進仕者則貴之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祿仕者苟得祿而已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

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濟曰望高謂不識是非但望空高者曰而已恪謹也　善曰劉謙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望白署先顯以台衡之量尋文謹案目以蘭集之語

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摽上議以虛談之名良曰言時名目三公比曰蕭然自放杌爾無爲名稱摽著上議以正朝廷者則蒙虛談之名　善曰干寶晉紀云言君上之議虛談也蕭杌未詳

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翰曰屢數也理道謂理人之道也糾彈也言此二人論理道彈邪正時皆謂之俗吏　善曰干寶晉紀曰劉頌在朝忠正才經政事武帝重之訪以治道惡心陳奏多所施行又曰尚書郭啓出赴姊葬疾病不辭左丞傅咸糾之尚書弗過王隱晉書傅玄曰論經禮者謂之俗生說法理者名爲俗吏

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銑曰倚依也杖持曠大也謂虛談惑衆者依向無心謂曲從不察言如此之人皆負海內重名也

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善本作點字以爲灰塵而招詬火候病矣向曰嗤笑黜辱詬恥也言文王仲山甫之勤者皆共笑辱輕之如灰塵恥之以爲病者　善曰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側弗皇暇食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鄭玄毛詩箋曰言時人骨肉無相詬病也說文曰詬恥也

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善本從心字之塗選者爲人擇官

官者爲身擇利濟曰言毀譽善惡皆不知其實也慝邪也欲貪也選者不侵爲官擇賢爲官者但擇所利而趣善曰謝承後漢書呂強上疏曰苟寵所愛私擢所幸不復爲官擇人反爲人擇官也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良曰秉執鈞平軸重也言執權平國家重事則更兼領十餘職　善曰毛詩曰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桓寬鹽鐵論曰車丞柄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大極其尊小録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也善本無也字翰曰要善也言大任者極其尊重皆少能録人善政故機微之事多失也　善曰漢書解故曰機事所揔號令攸發胡廣曰機密之事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銑曰言貴戚子弟皆不拘資次而超進　善曰崇讓論曰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之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善本有士字向曰悠悠遠貌風塵喻穢俗也言人遠以來悉皆奔競勢利　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悠悠周流之貌風塵以喻汙辱也晉諸公讚曰人人望品求者奔競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銑曰言官雖多無有能讓舉賢人也　善曰孫卿子曰天子千官諸侯百官史記曰司馬季主曰試官不讓賢子眞著崇讓而莫之省良曰劉寔字子眞疾時貪競著崇讓論而時君不能省察　善曰千寶晉紀曰詩禮讓未興賢者壅滯少府劉寔著崇讓論孫盛晉陽秋曰劉寔字子眞平原人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翰曰劉頌爲吏部尚書作九班之制以別尊卑爲裴頠所駮事不見行　善曰王隱晉書曰劉頌字子雅轉吏部尚書爲九班之制裴頠所駮長虞數眞筆而不能糾銑曰傅長虞爲司隸校尉前後執正彈糾顏有所駮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傅咸百僚多不見從其婦女莊勁眞正厲果於從政先後彈奏百寮王戎多不見從櫛織紝女金皆取成於婢僕向曰櫛梳也織紝理繒帛也言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織紝見下句　善曰禮記中饋酒食之事也漆沓曰絲治繭也宗麻也謂緝績也中饋謂祭祀之具言食祿之家婦人皆不嘗知此事矣　善曰禮記曰女子十年不出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毛詩曰乃生女子無非無儀酒食是議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良曰禮男三十而婚女二十而嫁先時不依禮而早婚娶也夫父曰舅夫母曰姑反易剛柔謂陵夫

之政滕亦妾類黷亂上下謂不恭也　舍曰爾雅曰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禮記曰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又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公羊傳曰滕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　娣禮記曰婚禮者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尚書說命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

父兄不舍本作弗宜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脩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

翰曰不罪不非俗以爲是也四教四德也貞順者婦人之志行也言爲淫逸妬忌天下且不以爲非禮況責脩德行以輔佐君子者乎　舍曰四教已見上文列女傳宋鮑女宗曰貞順婦人之至行也毛詩序曰后妃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

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搆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

銑曰鑿契鑿也言禮法刑政既壞欲望爲理其猶搆室而去鑿契積水而決隄防畜火而離薪燎也　舍曰呂氏春秋曰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矣向曰謂禮法刑政也

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

舍曰左氏傳齊伯孫請齊侯曰臣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

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

教崩弛之所由也舍本無也字濟曰阮籍放蕩不依禮法代以爲達人則知禮教崩弛也弛廢也　舍曰干寶晉紀曰阮籍宏逸曠達居喪不飾常檢

察庾純賈充之爭事字而見師尹之多僻良曰賈充饗衆官庾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有小市井事不了故後也俗傳純祖先爲五伯充之先爲市魁故以此言相荅也師尹大臣也僻不至也　舍曰干寶晉紀曰賈充饗衆官庾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後也俗言純乃祖爲伍伯又曰充之先爲市魁故以戲荅

考平吳之功而舍本無而字知將帥之不讓也

翰曰考校也王渾與王濬平吳爭功更相表奏則知將帥不讓也　舍曰干寶晉紀曰王渾愧久造江而王濬先之乃表濬違詔不受已節度濬上書自陳曰惡直醜正實繫有徒欲搆南箕成此具錦

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

銑曰悟覺也御史大夫郭欽上書言戎狄彊獷歷世爲患今西北方戎狄雜居恐百代之後爲患宜及平吳之功以復上郡帝不許言思此謀則覺戎狄爲釁　舍曰干寶晉紀御史大夫郭欽上書曰戎狄彊獷歷古爲患今西北郡皆與戎居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至盟津及平吳之盛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置馮翊平陽帝弗聽

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

之邪向曰傳玄上書云使天下無復謀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日也上嘗顧謂劉毅曰朕方漢之何如主對曰桓靈也曰朕亮已爲理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公府陛下賣官入私門以此言則知百官邪僻也　善曰干寶晉紀傳玄上書曰昔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一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又上顧謂劉毅曰朕於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吾雖不及古賢猶剋己爲治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於官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殆不若也杼傳咸之奏

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濟曰核考也傳咸奏曰臣以貨賂流行良宜深絕魯褒又作錢神論言考此則知貨賂之行明也　善曰干寶晉紀司隸校尉傳咸上書曰昔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又曰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作錢神論左氏傳曰取郜大鼎于宋臧哀伯諫曰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民風凶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良曰中庸謂非賢非愚之才守文謂守常平理代之主也　善曰賈誼過秦篇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語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何晏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何休曰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度也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翰曰平王之時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吳季札來聘請觀樂使工人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善曰左氏傳曰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又曰季札來聘請觀樂使工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銑曰范燮以君剋敵無禮乃使祝宗祈死賈誼上疏云事國家之事可爲痛哭者一也　善曰左氏傳曰范燮反自鄢陵之役使其祝宗祈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愛我者唯祝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可爲痛哭者一也又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向曰晉室禮樂崩壞賄賂公行庸主守之且猶不濟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而臨之乎　善曰惠帝已見西征賦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濟曰賈后惠帝后肆縱虐殘也六宮中宮也言六者取象坤數也韓午壽妻賈后妹也相助爲姦忌婬亂事也言晉室不道而致敗壞豈獨繫賈后一婦人也　善曰干寶晉紀曰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爲太子取后在宮不恭遜而甚妬忌有孕者輒殺子或以手戟擿之子隨刃墜又曰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懷帝承亂善本無之後字得位騎於彊臣良曰承亂謂繼惠帝之亂也騎東也彊臣

謂東海王越也　善曰干寶晉懷紀曰太傅東海王越揔兵輔政

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

翰曰洛陽傾覆秦王業避難於許豫州刺史閻鼎立以爲主後遷於長安也言徒廁天子之名而無天下之重也　善曰干寶晉紀曰洛京傾覆秦王業避難密南趣許潁豫州刺史閻鼎以天下無主有輔立之計

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

銑曰去謂去晉室也雄謂有威之稱　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

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

向曰載年也嘉禾瑞穀也南昌郡名　善曰徐廣晉紀曰太康五年八月嘉禾生南昌九月懷帝生毛詩曰文三初載天作之合載猶生也

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

濟曰望氣者謂占候之人也豫章郡名　善曰干寶晉紀曰初望氣者言豫章廣陵有天子氣

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

良曰宗室諸王也迭更興起也　善曰毛詩曰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史記太史公曰遞興遞廢能者用事

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

翰曰惠帝立愍懷爲太子賈后無子廢太子矯詔而殺之武帝子欽受封淮南王領中護軍章度封成都王拜屯騎校尉趙王倫篡逆章度謀舉義兵迎天子士度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王冏騎矜士度攻冏縛於帝前河間王顒欲廢天子立成都王士度與戰遂爲顒所誅言此數王俱有權勢而卒見誅戮少且非命也　善曰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適立爲皇太子賈后無子忌害滋甚廢太子爲庶人送太子于許昌宮之別坊矯詔使小黃門孫慮害太子趙王倫酖殺賈后帝詔謚適爲愍懷皇太子又曰武皇帝男允字欽度封淮南王領中護軍孫秀既害石崇等以懼允允遂逃還相府相國趙王倫閉門允兵四勝陷破無前倫息度僞云有詔助淮南王王下車受詔遂害允又曰潁字章度封成都王拜越屯騎校尉趙王倫篡位潁謀舉義兵迎天子倫死後廢太子覃立潁爲皇太弟張方廢潁歸蕃遣田徽殺之於鄴又曰乂字士度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王冏相攻冏敗縛至上前乂叱左右斬之河間王顒欲廢太子立成都王欲先誅乂出征連戰敗走遂誅之

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

善曰干寶晉惠紀曰詔豫王熾爲皇太弟皇帝崩太弟即位崩謚曰孝懷皇帝尚書曰天位艱哉

劉向文　善本作之字　讖云滅亡之後有少而　善本作如字　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　善本得下有其字　朋按愍帝蓋秦王之子　善本有也字　得位於長安　善本又有一長安字　固秦地也

銑曰讖驗也謂驗於前事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

南陽王爲右丞相是得朋也　善曰干寶晉懷紀曰關中建秦王業爲皇太子本吳孝王之子出爲秦獻王後皇帝崩太子即位于長安崩謚曰愍皇帝而西以南陽王爲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爲左丞相　善曰干寶晉紀愍帝詔琅邪王叡曰今以王爲侍中左丞相督陝東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督陝右諸軍事臧榮緒晉書曰南陽王保字景度太尉模世子或以南陽王爲秦王非也　上諱業故改鄴爲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　向曰徵祥謂讖與嘉禾也皇極謂大中之道也建立也禍辱及身謂被劉聰所虜也　善曰皇極已見上文　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也　善本作乎字濟曰帝天也言豈天於我懷帝有二心乎何其先降祥瑞而速滅亡哉應由人不能弘道　善曰毛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　淳耀之烈未渝故天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良曰黎爲高辛氏火正有淳耀之德故其子孫昌盛也烈業也渝變也晉承黎之後故云然言天子業未變故天命再集於東晉也　善曰晉中興曰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嗣爲琅邪王愍帝崩于平陽陟皇帝位國語史伯曰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章昭曰淳大也耀明也

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范蔚宗　翰曰配至尊名爲皇后后君也明爲海內小君也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　善本作女御　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王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須官分務各有典司　銑曰夏殷以上略其禮制不載此文向曰閨宮中門也四教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序理也言此百二十員布官分事各有典掌須布務事也　善曰禮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鄭玄曰帝嚳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次妃也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立二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

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九妃又三九二十七爲八十一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婦也嬪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女御書敘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也

女史彤管記功書過

善曰毛詩曰靜女其孌詒我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之

齊曰皇后有女史之官彤管赤管筆也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

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

良曰保養也阿倚也所謂養母及倚之以爲法則者而教訓之環珮玉爲之以節行步

善曰列女傳曰齊孝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孝公遊於琅邪華姬從後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載姬以歸姬曰妾聞妃后踰閾必乘安車輜軿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珮環今立車無軿非敢受命也曹大家曰玉環珮玉有環

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

翰曰后妃之德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哀思也思得淑女以配君子使不淫其色也

善曰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

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

銑曰皇后主陰政也內則禮篇名主教婦人法則也

善曰魏文帝與論曰欲納二女充備六宮佐之陰教事脩古義又禮記有內則篇

閨房肅雍險詖不行者也

善本作險謁字向曰肅敬雍和也險詖謂不行險詖私謁之心

善曰毛詩序曰王姬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又曰后妃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

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儆

濟曰關雎詩國風之首諷刺后君儆過也康王晚朝內人誦關雎詩以刺王宣王晚起姜后待罪永巷曰妾不才使君王失禮晏朝以見君王樂色忘德也

善曰列女傳曰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周之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虞貞節曰其夫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列女傳曰姜后者齊侯之女宣王之后也宣王嘗夜臥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

及周室東遷禮序凋敝諸侯僭縱軌制無章

良曰東遷謂平王東遷洛邑也言王室微弱諸侯無尊卑之別章別也

善曰史記曰平王東徙雒邑周室微諸侯以彊并弱

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

善曰左翰曰齊侯好內嬖如夫人者六人也氏傳曰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恭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也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桓公卒易

牙入與貂因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晉獻外戎女爲元妃銑曰晉侯欲以驪姬爲夫人驪姬戎人之女元大也　善曰左氏傳曰初晉侯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自縊而死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屯向曰五子齊桓公五子也桓公死五子爭立爲亂冢嗣晉驪姬譖太子申生奔於新城自縊也冢長遘遇屯難也　善曰五子齊武孟等冢嗣晉太子也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濟曰爰於逮尺也戰國謂周秦之間也憲法愈益也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刺爲淫亂失明暗之節　善曰毛詩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鄭玄曰今衣黑而黃裳諭亂嫡妾之禮也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八品良曰以亂寵愛妾破國亡身者不可勝數也弛廢也防備也言皆輕禮廢備重色之所由秦之時并六國兼秦七也多自驕大備置內職之數八品謂皇后妾夫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

善曰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其六國故內職皆備置之而爵列八品焉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長使少使之號焉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黃黛力之切翰曰漢因秦號內制皆循理黛理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黛理也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無辨銑曰帷薄謂閨房也謂奉戚姬而輕高后也文帝愼夫人與皇后同席是尊卑無辨衽席臥席也　善曰漢書曰高祖得戚姬愛幸常從呂后年長常留守而見大戴禮曰古者大臣坐汚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汚穢曰帷薄不修漢書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上幸上林皇后愼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桓子新論曰文帝愼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鄭玄周禮注曰衽席單席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善本作飾玩華少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向曰簡少也武帝元元帝也言至二帝更增淫逸之費掖庭宮名三千宮人數也武帝置婕妤娙娥容華充衣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通前八品爲十四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因秦之稱號至武帝制婕妤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濟曰言妖麗取幸毀敗王政符亂國之迹者前漢史詳悉

矣、及光武中興斲雕爲朴良曰言斲斫雕鏤却爲朴素也善曰漢書班固曰漢興破觚爲圜斲雕爲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彩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已善本作以字上二十以下姿色並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翰曰筭計也謂計人口多少聘問納取也詳審淑善哲智也善曰應劭風俗通曰綵女案禾者擇也以歲八月雒陽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相工閱視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長壯妖絜有法相者載入後宮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脩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銑曰令善閫門限也言后妃之權無沈溺政教而授與者矯正也可謂正前後之弊也善曰禮記曰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

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向曰謂因明帝之法編爲甲令善曰如淳漢書注曰田令者前帝第一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濟曰制法貽遺厥其休美也言作后妃儉約之法以遺後世豈不美哉善曰毛詩曰貽厥孫謀雖御已有節度爲防禁不固故防閑未篤良曰篤固也言明帝御已雖有節度善曰毛詩序曰魯文公不能防閑文姜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翰曰授與也言章帝之時漸以色與寵幸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炟顯宗第五子也炟丁達切恩隆好合遂忘濫蠹自古雖主幼時難善本作艱字王家多釁委成冢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銑曰好合謂志意合也濫穢蠹蟲冢宰大臣也重器天子位也善曰重器神器也唯秦芈名爾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向曰芈大后襄王母穰侯秦相魏冉也嬴秦姓善曰史記曰秦武

王取魏女爲后無子立異母弟爲昭襄王襄王毋梦人姓芈氏號宣太后又曰穰侯之富富於王家魏人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擅權於諸侯

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濟曰仍因謬誤也外立謂非正嫡也四帝謂安帝桓帝靈帝和帝也六后謂鄧太后閻太后竇太后章德竇太后梁太后何太后此六后皆執權勢立閻弱之主臨朝稱詔卒見亡滅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安皇帝諱祐父清河孝王慶殤帝崩鄧太后與兄隲定策禁中立之又曰安帝崩閻太后與兄顯立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又曰桓帝諱志父蠡吾侯質帝崩梁太后與兄冀立之又曰靈帝諱宏父萇解瀆亭侯桓帝崩竇太后與父武立之又曰章德竇皇后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和喜鄧皇后立殤帝太后臨朝安思閻皇后立少帝太后臨朝順烈梁皇后立沖帝太后臨朝桓思竇皇后立靈帝太后臨朝曹節等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北景又曰靈思何皇后帝崩皇子辯即位太后臨朝董卓遷於永安宮

莫不定策帷弈委事父兄貪孩重以久甚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狃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纓縲紲於囹圄之下良曰弈帳也孩立里小兒也言背貪久長執政故立小兒爲帝抑却也任重謂任國事悠遠也專利之深則禍敗速至謝弼曰竇太后幽閉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纓繞也縲墨索也紲攣也閉圄獄名　善曰范曄後漢書謝弼上封事曰竇太后幽閉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論語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毛詩曰宜行宜獄

而赴蹈不息燋爛爲期翰曰踵足也輒車轅也連足繼路以喻專權覆亡者多也赴蹈謂奔競也言奔競勢利不止卒至燋爛也　善曰運命論曰前鑒不遠覆車純軌王隱晉書曰劉徽商貨繼路嵇康與山巨源書曰禽鹿長而見羈則赴蹈湯火袁崧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見燋爛也

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銑曰陵夷微也淪亡滅也神寶喻國位也　善曰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史記作陵遲漢書哀帝詔曰尚書曰考終命言大運一終也

詩書所歎略同一揆向曰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書曰牝雞之晨唯家之索言此歎與漢略同一理耳揆理也　善曰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毛萇曰威滅也尚書曰古人有言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乎善本作行于字

故考烈善本作行列字行迹以爲皇后本紀雖濟曰行迹篇

謂所行之事正號謂嫡后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係善本係上有則之此紀以纘西京外戚云爾艮曰追尊謂生非經奉宗廟祭祀而死後追尊者他事謂不隨皇事之事也言外戚無別事者別繫皇后而追之纘繼也謂繼前漢外戚傳也善曰私恩謂桓順外立即位以私恩尊其母后似此者則隨他事附出不同此篇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九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史論下

後漢書二十八將論一首翰曰光武用二十八人同計議以定天下至明帝時思念文武將帥之臣皆畫形於雲臺曄脩漢書作此論於下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銑曰前漢為王莽所篡至光武復之故云中興善曰中興謂漢有王莽篡位後光武復興為中興也天有二十八宿將以輔君治化者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向曰咸皆

也言二十八將皆如風雲相感奮振其智勇　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謂兼之　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濟曰稱爲佐命者亦是有志操才能之士　善曰孝陵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良曰議論也言當時有論者非光武不任功臣理事也績功委棄也　善曰謝承後漢書序曰申徒蟠英姿磊落潘岳楊肇誄曰茂績惟嘉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爲爾翰曰原本圖謀筭計也言本光武深謀遠計應爲功臣之材多不兼備故不用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動賢兼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通善本通上有兼字矣銑曰王道謂周道也衰微庸用勳功也管仲隰朋俱齊桓之相先軫趙衰俱晉文之輔言此等之臣功賢兼通也　善曰左氏傳寺人披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公有鮑叔牙隰朋以爲輔佐又曰晉蒐于被廬命趙衰爲卿讓於先軫杜預曰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室皆武人崛起善本作屈字起亦有鬻繒盜狗輕猾之徒向曰翼輔崛特也鬻販也販繒謂灌嬰也盜狗屠狗謂樊噲也猾狡也善曰漢書曰灌嬰睢陽販繒者也高祖爲沛公以中涓從後剖符食頻陰至丞相又曰樊噲沛人也屠狗爲事高祖爲沛公以舍人從後封舞陽侯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濟曰連城之賞謂韓信彭越也阿衡謂倚平天下事也謂丞相蕭何周勃之屬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毛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醢善本作戮字不其然乎良曰勢疑謂威武彊盛見疑於君也侔齊也蕭蕭何樊樊噲也縲紲謂拘繫也信韓信越彭越也葅醢戮殺也　善曰李陵書曰昔蕭樊因執韓彭葅醢自茲以降迄善本作訖字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搢紳道塞賢能蔽壅翰曰迄至也除高祖至武帝皆以勳且爲宰輔搢紳道塞謂賢才壅塞不得通也　善曰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且贊曰縉赤色紳大帶也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銑曰世及謂父子相

承也漢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王仲翁謂曰不肯碌碌反抱關乎善曰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爲禮漢書曰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王仲翁謂望之曰不肯碌碌反抱關爲

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

向曰言懷道德委棄草澤者多也　善曰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淮南子曰今至人生於亂世含德懷道而死者衆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

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

濟曰鑒視也矯直也言視前漢不任賢能存其直曲之意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疆秦之敗大啓九國可謂矯枉過其正也

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不過

善本無不過字

特進朝請而已

良曰寇恂鄧禹耿弇賈復皆光武功臣也鴻大烈業也言立高功大業所封不過四縣加位不過特進而已漢灋諸侯春見曰朝秋見曰請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寇恂字子翼封雍奴侯邑萬戶爲執金吾鄧禹字仲華爲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字伯昭封好時侯食二縣以列侯奉朝請賈復字君文封膠東侯食六縣以列侯加位特進蔡邕獨斷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孟康漢書注曰律春曰朝秋曰請

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道導之以灋齊之以刑者乎

翰曰言光武政平灋明得刑灋之中　善曰論語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若不銑曰格取也言取功臣而任之其傷政則甚

何者

良曰蓋首發問以明下文

直繩則虧褻恩舊撓

善本從才字

情則違廢禁典

向曰褻傷撓曲也言於公灋直則傷恩私曲情於私則廢典憲　善曰范曄後漢書第五倫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灋則傷恩私以恩私則違憲

選任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非

善本作未字

賢參任則群心難塞

濟曰若選有德則無功若選有功則無德參三也若三分而任則衆意不滿中半並列其政之弊則不遠矣　善曰言選德棄功參差雜用即怨望必多故云難塞若論功奔德並列於朝即葅戮相仍故云未遠矣

事相權

濟曰校考否惡也言就功臣之中考取勝者相與制其權宜爲恩舊腹心也　善曰言尊功而不尊德此功權於德任德而不任功此德權於功漢書曰量資弊權輕重於是有毋權子而行有子權毋而行韋昭曰重爲毋輕爲子衡平

不得不校其勝否即

故高秩厚禮允荅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

良曰秩祿允信元大

也以高祿重禮信荅大功之職　善曰漢書曰翟方也峻深憲瀍言立深瀍責成吏人進爲相峻文深該中傷者尤多

建武之世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

翰曰建武光武年號也數公謂鄧禹吳漢等也均同也休咎善惡也其餘謂鄧吳之外功臣也優饒也寬科謂寬瀍也完全慶福也後謂子孫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郎顗上疏曰攘災延慶號令天下

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而善本無而字郭伋亦譏善本作議字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

銑曰留侯張良也漢初定天下高祖從複道望見諸將偶語上謂良曰此何語也良曰此人謀反耳上曰何故而反良曰陛下與此屬取天下所封者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仇怨故相聚謀反也上曰爲之柰何良曰陛下取素不快意一人封之則定矣於是乃封雍齒衆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郭伋謂光武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甚納之鄭興上疏於光武曰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專任功臣功臣任則位謬也　善曰漢書曰上望見諸將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張良曰此謀反耳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已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者皆平生仇怨故相聚謀反耳范曄後漢書曰光武以郭伋爲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又曰鄭興字少贛河南人徵爲太中大夫上疏曰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專用功臣功臣用則位謬矣

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

向曰言崇舊恩偏授其任則易開沒溺私情之失至公無私均被天下則賢路廣開也　善曰班固漢書引曰崇恩德以撫海內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

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

向曰永平明帝年號顯宗明帝廟號　善曰顯宗明帝范曄後漢書曰王常字顏卿潁川人封山桑侯拜爲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又曰李通字次光南陽人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封安豐侯爲衛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爲密令世祖即位以茂爲太傅合三十二人故依其善本無其字

本第係之篇不以志功臣善本無臣字次云爾濟曰係繫言以次第繫此篇之後

宦者論一首

重故集爲作其論云　傳

長曰周以爲閹人今謂之宦者官比郎中古者小臣而後漢用之尊

范蔚宗善曰宦者養也養閹人使其看宦人此是小臣後漢用之尊重故集爲傳論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翰曰垂象謂宦者星也皇位則帝座也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天文宦者四星在帝座傍而周禮有其官職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銑曰備數也謂周禮云奄十人閽十人奄取所宜也　善曰周禮曰鄭玄曰中門於外門爲中寺侍人掌守門者中門用奄人爲之閽人掌守王宮中之門禁亦奄屬戒戒令也　善曰周禮曰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命又云王之女宮之戒向曰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命　濟曰王之正內謂露寢也五人周制之數也　善曰周禮曰寺人王之正內五人鄭玄曰正內路寢也正內五人王之本無字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良曰閹尹閹宦也閭亦門也審謹閉之者順冬氣也　善曰禮記文也鄭玄曰閹尹主領閹豎之官也於周則爲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官令誡出入月令仲冬命善曰命字

及關閉之屬也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翰曰小雅重閉外內門詩篇名巷伯宮中閹宦也幽王聽此人之讒晚故有此刺之　善曰毛詩小雅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毛萇曰巷伯內小臣也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銑曰體非全氣謂無陽道也良善也中人謂宮人也養使也　善曰老子曰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三弼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全長也漢書曰元帝以石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應劭漢官儀曰掖庭後宮所處中宮謂諸宦人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向曰稍漸也言漸廣材能者而用之勃貂名披晉文公立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以難告晉侯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然而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　善曰左氏傳曰呂郤畏偪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見之以難告又曰晉侯閱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餧而弗食故使處原杜預曰勃鞮披也史記以勃鞮爲履貂上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中於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

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心速遣之 **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 濟曰景監繆賢皆闇人也監進商鞅於孝公以成霸業繆賢進藺相如於趙惠文王而趙疆盛是著功也庸功也 善曰史記曰商鞅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又曰藺相如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太人使報秦者未得官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 **及其弊也豎刁亂齊伊戾禍宋** 良曰獘惡也齊桓公幸奄人豎刁後桓公卒刁乃殺羣吏立公子無虧齊大亂宋平公遣奄人伊戾溥太子座無寵太子享楚客于郊戾因譖太子將爲亂太子死後事發乃烹伊戾 善曰左氏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薨尸在頹曰寺人內闈官豎刁也史記曰豎貂爲豎刁並音凋左氏傳曰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至則爲坎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平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往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罪乃烹伊戾 **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 翰曰仍乃襲因也漢中常侍或用上大夫建武以後乃悉宦者皆假以貂璫之飾爲天子給使於殿省之上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朱穆上書曰案漢故事中常侍或用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假貂璫之飾任常侍之職 **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令** 銑曰謁者官人之官 善曰漢書高后紀曰太后臨朝稱制蔡邕曰天子命令之別二曰制書然制非皇后所行故曰稱也漢書劉澤傳田生求事呂氏所幸大謁者張釋卿 如淳曰奄人也呂后紀云張釋劉澤傳又曰張卿然則張釋字子卿今漢書或爲釋卿誤也仲長子昌言曰宦豎傳近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 **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幸** 向曰趙談北宮伯子並是闈人 善曰漢文帝時官者 **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 濟曰李延年武帝時官者 善同濟注 **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 善曰漢書曰蕭望之以武帝游燕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仲長子昌言曰至於武皇游燕後庭置中書之官領受軍事漢官解故曰機事所揔號令攸發胡廣曰機密之事也 良同善注 **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 翰曰史游宦人爲黃門令著急就一篇故云有所補益 善曰董巴輿服志曰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 **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 銑曰蕭望之與周堪議罷中尚書官官以爲古制君不近

刑人由是與石顯忤後皆遇譖害望之自殺堪被廢不見進用是穢損帝德　善曰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議以爲宜罷中尚書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得復進用　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向曰調選也他士外人也善曰如淳漢書注曰調選也　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擅權威濟曰永平明帝年號祚福也竇憲太后兄也權柄威力也言專擅國柄有威力於天下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竇太后詔曰竇憲朕之元兄當以舊典輔斯職焉　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官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徒對反良曰言和帝幼劣竇憲執權內外官僚皆不得親近所近者唯閹官而已後憲謀不軌中常侍鄭衆謀誅之憝惡也大惡則憲也　善曰史記曰景帝居禁中如淳漢書注曰省中本爲禁中蔡邕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故曰禁中尚書曰元惡大憝　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翰曰鄭衆有功遷大長秋封鄭鄉侯食邑千五百戶宮卿則大長秋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鄭衆字季產南陽人也和帝初竇憲圖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封鄭鄉侯　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銑曰迄至也延平安帝年號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安帝年號延平　委用漸大而其員數稍增善本作其資稍增　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向曰璫貂侍中服飾卿九卿署司也言閹人兼主之也　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濟曰鄧后和帝母殷衆也　善曰和喜鄧后已見皇后紀論　朝臣圖議無由參豁帷幄稱下制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良曰言婦人執政無從與朝臣參斷制令所出不過房闈故不得不委用閹人以通國命　善曰范曄後漢書朱穆曰自和喜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　手握王爵口含天憲翰曰王爵官柄也天憲謂帝王濂令也言皆出於黃門　善曰范曄後漢書諫議大夫劉陶上疏訟朱穆曰今權宜頓擅朝室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所以崇尊顯之言業守和平

之隆祚非復掖庭永巷之役善本作職字閨牖房閤善本作闈字之任也銑曰官者本掖庭閨房使役人而今皆執權政故云非復也掖庭永巷皆宮名　善曰漢書曰掖庭八丞又曰永巷宮皆取其領事之號或曰永巷則曰永巷僕射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向曰孫程安帝時爲黃門時江京等廢皇太子爲濟陰侯立之是爲順帝曹騰定策立桓帝遷大長秋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孫程字稚卿涿郡人安帝時爲中黃門時江京等廢皇太子爲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爲天子十月北鄉侯疾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典渠曰王以嫡統遂至廢黜若北鄉不起共斬江京事乃可成渠然之北鄉薨程與十八人謀於西鍾下皆截衣爲誓斬江京迎濟陰王立之是爲順帝封程浮陽侯又曰順帝諱保安帝之子又曰曹騰遷中常侍桓帝立騰以定策封費亭侯大長秋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濟曰大將軍梁冀專國桓帝欲誅之乃命官官單超徐璜貝瑗左悺唐衡與謀令誅冀事成同日俱封侯代謂之五侯鉞斧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貝瑗魏郡人左悺河南人唐衡潁川人桓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國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爲盟於是詔收冀悉誅之超封新豐侯璜武原侯瑗東武侯悺上蔡侯衡汝陽侯五人同日封故俗謂之五侯迹因公正恩固王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良曰言內外之官懼閹官之威皆屏氣而思　善曰屏氣言恐懼也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范曄後漢書曰陽球既誅王甫權門聞之莫不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銑曰伊尹霍光皆先代輔佐之臣陳平張良皆謀畫之臣閹官之屬自稱同也　善曰伊尹霍光張良陳平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善本作寵光三族盲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銑曰迴山海變霜露言氣勢盛也三族謂母族妻族家族也五宗謂上自曾祖下至玄孫　善曰陳琳檄曰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若夫高冠長劒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闥向曰高冠長劒武夫之服金金印也闥宮門布滿言多也　善曰枚乘兎園賦曰高冠扁焉長劒開焉灋言曰或問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曰朱紱也苴子余切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濟曰苴裹也王者以

茅裹五色土封諸侯虎謂金虎符也南面稱孤也言如此十數人　善曰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漢舊儀曰郡國銅虎符三

府署第館棊 善本作基字

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牣 刃 珍藏 良曰第館宅也都鄙皆國也支附謂親屬也天下州國之官過半是閹人親屬紈繒也縠紗也冰者如冰之潔霧者如霧之輕物滿也　善曰毛詩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王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王使王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紈臣瓚曰紈之細密如堅冰也子虛賦曰織羅垂霧縠

嬙 墻 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 良曰嬙媛嬪御也侍兒侍婢也充滿備具也綺室綺帳也　善曰左氏傳子西曰今聞夫差宿有妃嬙嬪御焉杜預曰妃嬙嬪者也漢書曰初爰盎爲吳相時從史盜秋盎侍兒文穎曰婢也伸長子昌言曰爲音樂則歌兒舞女千曹而迭起左氏傳晏子謂齊侯曰高臺深池撞鍾舞女

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 啼 繡 翰曰彫畫也土牆木屋也言皆被以緹繡之文　善曰冀書東方朔曰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繡罽佞倖傳曰董賢起大第闕下上木之功窮極伎巧柱襤衣以綈錦

皆剥割氓黎恣極 善本作萌黎蕪恣

奢欲搆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腐 善本腐上有皆字 身熏子以自衒逢 銑曰氓黎庶人也援引謂榮附也權彊謂閹人之黨也言有仕人託附閹官以求進者或自腐熏其形體同於閹人以自衒露而求聞逢　善曰班固漢書曰司馬遷述曰嗚呼史遷薰骨以行刑韋昭曰古者腐刑必薰合之

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 向曰弊惡也繁多也　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同惡相濟尚書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

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閒搖亂區夏 濟曰蠹亦敗也殫盡毒病也窮棲謂深隱也寇暴劇甚也言閹官爲暴之甚緣其閒隙起其讒言動亂於國　善曰韋昭國語注曰山居曰棲劉騶騶與李子豎書曰下車負乘劇賊未禽韓詩曰讒言緣間而起

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 良曰憤然也奮發謂出怒言也孥子也謂諫者并子見戮　善曰尚書曰予則孥戮汝

因復大考鈎黨轉相誣染 翰曰考謂捶繫也鈎黨謂鈎取諫者同類使轉相誣謗而殺之也　善曰東觀漢記曰靈帝時故太僕杜密故長樂少府

李膺各爲鈎黨尚書曰下本州考治時上年十三問諸常侍曰何鈎黨諸常侍對曰鈎黨人即黨人也即可其奏

亢稱善士莫不離善本作罹字**被災毒**銑曰離逢彼加也言朝廷稱爲善士者逢閹黨皆加其災毒也善曰桓子新論曰居家循理鄉里和順出入恭敬言語謹遜謂之善士

賈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顯然恊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向曰賈武女立爲皇后身爲大將軍與袁紹謀誅宦官曹節矯詔誅武何進妹爲皇后身爲大將軍謀誅宦官者曹節矯所殺戚親臨譁也疑留謂遲留未斷之間而見滅也言此者亦漢之運命盡乎極盡也　善曰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謝承後漢書曰黃向對策以爲羣英之表范曄後漢書曰黃武字游平扶風人也女立爲皇后武爲大將軍謀誅中官曹節等矯詔將兵誅武又曰何進字遂高南陽人也女弟立爲皇后爲大將軍靈帝崩袁紹說進令誅中官謀泄張讓趙忠等因進入省共殺進應劭風俗通曰秦因愚弱之極運

雖袁紹龍興行芟夷無餘濟曰龍行謂奉行天子命罰也芟刈也夷殺也無餘言揔盡初袁紹起義兵誅董卓斬趙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張讓投河而死尚書曰今子恭行天之罰左氏傳君子曰周任有言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不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　善曰漢書曰袁紹勒兵斬趙忠捕宦官無少長悉誅之張讓投河而死尚書曰今子恭行天之罰左氏傳君子曰周任有言爲國家者見惡如

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良曰袁紹雖誅閹宦之暴而自爲亂故去易亂亦何云及謂不可及於政道也　善曰史記伯夷歌曰登彼西山兮言采其薇以暴易亂兮不知其非

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桓帝說冀曰君若立長禍必及身遂立桓帝是昏弱者　善曰曹騰梁冀已見上文昏弱謂桓帝也

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銑曰龜國寶鼎大器皆喻帝位也遷謂移禪於魏也　善曰魏武曹操也龜鼎國之守器以喻帝位也尚書曰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命左氏傳王孫滿曰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

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其然善本作信乎其然矣向曰言始以閹官得位亦以閹官而失國謂曹操即騰之孫　善曰左氏傳曰晉荀林父及楚子戰於邲楚子見左廣將從之乘屈傷戶之曰吾以此始必以此終

逸民善本有傳字**論一首**向曰謂自放逸不爲時俗所拘懷道不見雜居無名王侯不能臣榮利不能動爲逸人

范蔚宗善曰何晏論語注曰逸民言節行超逸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良曰遯逃也喻勢利侵已已能逃避是遯之時義大也　善曰易曰子曰遯逃也謂公代不求利是其大也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良曰事謂幽寂之事也　善曰周易蠱卦上九爻辭也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潁陽之高良曰惟大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堯請屬天下於許由許由逃於潁陽而堯不能屈其志也　善曰論語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潁水之陽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翰曰武周武王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諫武王伐紂不從因隱於首陽山武王不能屈其清絜清也　善曰論語曰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銑曰自茲以降謂許由伯夷以下多也軌迹也不殊言隱逸同也感致匪一謂以下事　善曰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西征賦曰惜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返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向曰謂迴迹避濁代以全至道也

善曰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又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濟曰鎮壓躁動圖謀垢穢也槩節槩也疵病激絜也　善曰言或靜默隱居以鎮心之躁競或去彼危難以謀已之安全也或垢穢時俗以動其槩或疵點萬物以發其清槩猶操也然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濟曰畎畝謂耕稼之事憔悴則枯槁也　善曰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舜之門不若自是而已又曰就藪澤處閑曠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閑曠者之所好也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良曰言隱者豈親樂山水哉言特稟耿介之性也　善曰世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耳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翰曰蒙冒黜退也言柳下惠冒恥以救人雖三遭退而不逃去其國魯連爲齊却燕軍齊欲爵連連乃逃於海上言雖封千乘之國亦不移其隱逸之情　善曰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妻誄之曰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獘兮史記曰魯仲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爲帝則連蹈東

海死耳又曰魯連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銑曰適向也矯直也言直易二賢之性迴其去就彼此不能相爲也　善曰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與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漢書賈誼上書曰胡越之人雖死不相爲者教習然也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向曰硜硜堅勁貌沽名謂沽賣其名聲也　善曰論語曰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已又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然而蟬蛻稅　臨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濟曰隱者去塵俗之內致寰區之外有如蟬之蛻形耳寰區國之封域也　善曰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二十日而蛻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良曰浮利榮華也言去臨俗之人異於脩飾智詐以逐榮華之事　善曰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遊及僞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荀卿有言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翰曰荀卿子隱者也驕輕也言重內者則輕外物也　善曰荀卿子曰志意修則驕富貴天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漢室中微王莽簒位士之溫藉慈夜義憤甚矣銑曰微弱簒奪也向曰溫藉寬和貌憤怨也言王莽簒漢當時寬和之人皆怨而去之　善曰東觀漢記曰桓榮溫恭有蘊藉明經義文穎曰謂寬博有餘也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濟曰言漢朝高潔之士怨莽之簒皆毀裂冠冕相攜遷遁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胡剛清高有志節值王莽篡攝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左氏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侯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毛詩序曰百姓莫不相携而去焉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違患之遠也良曰鴻水鳥也冥冥高也慕取也言鳥飛既高弋射者何所取喻隱者居深以避禍患矣　善曰濂言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宋秉曰簒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執矰繳何所施巧而取焉喻賢者深居亦不罹暴亂之害今簒或爲慕誤也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翰曰禮有憂者側席而坐光武側席是憂幽人不至矣　善曰國語越王夫人去笄側席而坐韋昭曰側猶狩也禮憂者側席而坐班固漢書公孫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蒲車之所徵賁彼義相望於巖中矣銑曰旌招賢之表識帛束帛蒲車招

隱之車也徵束貫飾也相望巖中言多也　善曰言招士或旌以帛束帛戔戔

若薛方逢步江**萌聘而不肯至**向曰薛方逢萌前漢去官而隱王莽時徵之俱不就光武即位徵方方於道病卒徵萌萌乃辭以老耄竟以壽終　善曰漢書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旦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彊致也世祖即位徵方於道病卒范曄後漢書曰逢萌字子康北海人也王莽殺其子宇宇將家屬入海客於遼東光武即位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曰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

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濟曰嚴光與光武同學光武即位三聘而後至帝車駕就館看光光不起帝撫其腹曰子陵不可相助為政邪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又曰周黨字伯況太原人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于漏池後復徵不

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綯頭巾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又曰王霸字仲儒太原人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病歸隱居守志

群方咸遂志士懷仁良曰言光武之時群方皆遂志士無不懷其仁心焉　善曰郭象莊子注曰一方得而群方失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禮記曰君子有禮故物無不懷仁

斯固所謂舉逸民善本作人字**則天下歸心者乎**翰曰君舉逸人則天下之人歸心也　善曰論語子曰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

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銑曰肅宗章帝也以公車特徵鄭均再遷尚書後以疾乞骸骨任隗舉高鳳直言為將作大匠後託病歸隱身漁釣終於家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炟顯宗第五子又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以疾乞骸骨又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東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隱身漁釣終於家

處子耿介羞與鄉相等列善本無羞字向曰稍漸也邪孽謂閹宦之屬也處子謂隱居不仕之人耿介謂執節守度也羞恥也列行列也　善曰束廣微補亡詩曰皇皇處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俗

至乃抗

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濟曰高抗憤怒而不迴顧者亦失其順中之行焉　善曰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録其絶塵不反善本作及字同夫作者列之此篇良曰絶塵謂絶塵離俗往而不反者則周末七人列於此篇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善曰莊子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絶塵而瞠乎若後耳司馬彪曰言不可及也論語子曰作者七人包咸曰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沈休文

翰曰約脩宋書至靈運傳嘉其文章因爲此傳論於下以敘文章利害是非焉　善曰沈休文修宋書百卷見靈運是文士遂于傳下作此書說文之利害辭之是非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合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慍分情銑曰靈異也言人稟天地而生靈於萬物漢書曰凡人含五常之性而剛柔不同迭更慍恨也　善曰漢書曰夫人尚天地之貌有生之最取靈者也又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剛柔不同史記曰況懷五常含好惡鄭玄禮記注曰五常五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以取灋禮記曰何謂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　善曰毛詩詩則歌詠也詠外發向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詩則歌詠也　善曰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詠歌之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濟曰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四始謂國風大雅小雅并頌也攸所也紛披言多也詩之風雅每十篇同卷故云什　善曰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又曰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毛詩題曰鹿鳴之什說者云詩每十篇同卷故曰什也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善本作或無異良曰虞舜夏禹也覩見也受氣懷靈謂人也理人理也言人理古今無異也　善曰虞書有帝庸作歌夏書有五子歌已前不見歌文古猛虎行曰稟氣有豐約受性有短長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翰曰歌詠樂也太古已有樂則知歌詠從生人始也周室既衰然刺之詩隨其風流彌加明著　善曰屈幽厲之時多有諷刺在下祖習如風之散如水之流故曰彌著平宋王道寧清源於前晉兵誼相如振芳塵於後銑曰

屈原作離騷經宋玉著九辯並楚人也導引源本也賈誼相如並前漢文章之士振舉也芳塵謂美聲 善曰孫卿子曰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陸機大暑賦曰播芳塵之馥馥 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 向曰英美也言美辭可以潤澤金石也薄迫也迫雲天言高也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英辭雨下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之於金石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濡乎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華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子雲長卿亮不可及 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 濟曰愈益也楊雄班固崔駰蔡邕此六人並漢朝文章之士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年十三能通百家言善屬文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又曰蔡邕少博學好辭章楊雄子雲班班孟堅 異軌同牀迺相師祖 良曰軌迹牀行師灋相述也言已上六人迹雖異同行於時 善曰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 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燕音繁氣固亦多矣 翰曰言文章清麗之句時時有之燕穢繁重固亦多矣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燕穢也繁猶負也 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紹昌高蹤久無嗣響 銑曰艷美也言張平子文章之美無能繼其音響 善曰

平子張衡字也 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 向曰建安獻帝年號曹氏基命謂太祖始封魏王三祖謂武帝文帝明帝陳王謂武帝子植也咸皆蓄積也言三祖及陳王皆積盛才於懷也 善曰續晉陽秋曰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建安獻帝年號魏志曰明帝青龍四年有司奏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祖明皇帝為魏列祖也 甫乃以情緯物 善本無物字 以文被質 濟曰甫始也緯猶織也以文被質謂文質相參也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言始將情意以緯於文也 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 良曰二班謂叔皮孟堅也情理謂得事之實也氣質謂有力也三變謂形似情理氣質也 善曰二班謂叔皮孟堅 並摽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 善本作源字 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 良曰擅專也映照也原本也漢魏以來才子風流皆同祖述詩騷也風則詩國風也 善曰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楊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詩揔

百家之言雖流即風流已見上文廣雅曰祖灋也 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銑曰徒但詭變也言祖述雖同但以賞好者異故隨製作而變 善曰說文曰詭變也 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向曰元康晉惠年號潘安仁陸士衡獨爲當代文章之秀特獨也 善曰元康晉惠年號也續晉陽秋曰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有文質而宗師不異 律異斑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濟曰律法也言潘陸文章體斑岡賈誼曹植王粲也縟繁飾也星稠綺合喻文章秀媚 善曰論衡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又曰或能陳得失奏便宜應經傳文如星月若谷子雲唐子高者並爲高第漢書宣帝曰辭賦譬如女工有綺縠也 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良曰梁孝王於睢陽城作平臺複道三十里招延四方才子逸響謂枚皐司馬相如之文也南皮魏文帝所遊高韻謂應瑒陳琳之文也綴猶緝也 善曰漢書曰梁孝王廣治睢陽城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桀逸響謂司馬相如之文南皮魏文帝所遊也高韻謂應徐之文也 遺風餘烈事極江右翰曰烈業極盡也江右即西晉武遺風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江右西晉也 善曰史記曰宣王濂文 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爲學窮於枉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於此 善本作乎字 銑曰玄道翦盛也枉下謂老子也言中興之後人承王弼何晏之風學者義理盡於莊子殫盡也 善曰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子玄勝之談而俗遂貴焉老子爲枉下史莊子內篇其數有七 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向曰建武愍帝年號義熙安帝年號載年也 善曰建武晉閔帝年號義熙晉安帝年號 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濟曰屬續委積也言文章盛多也 善曰荅賓戲曰馳辯如濤波仲長統昌言曰妙句雲布孝經鉤命決曰雲委霧散殊錯沈浮 莫不寄言上德託意良曰上德謂無爲之化也玄珠喻至道也言爲文者皆寄託於此 善曰孫綽子曰莊子多寄言渾沌得宗罔象得珠老子德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還歸遺其玄珠郭象曰此明得眞之所由 遒麗之辭無聞焉耳善本作尒字翰曰遒猶美也言皆寄道德不爲美辭者也 善曰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遒麗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銑曰仲文殷仲文革改也孫綽許詢以莊老爲宗仲文改之太原武帝年號也言叔元變武帝時文章之

氣而復舊體謝琨字叔元　善曰仲文殷仲文也續晉陽秋曰許詢有才藻善屬文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風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爲一時文宗自非作者悉化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之叔源混字也太元晉武帝年號

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摽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向曰顏顏延年也謝謝靈運也摽高方並軌迹範灋昆嗣也　善曰興會情興所會也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託事於物也體裁制也謝承後漢書曰魏朗爲河內太守明密灋令也尚書曰垂裕後昆

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　濟曰衽襟也榷略也言布襟論心商榷前人文藻之妙　善曰楚辭曰跪敷衽以陳辭陸機樂府篇曰商榷爲此歌

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　良曰五色五方之色宣明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協合暢通也　善曰文賦曰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

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　翰曰言顏色音聲各隨物宜所適也　善曰周易曰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　銑曰宮爲君羽爲事低昂高下也舛背也言宮羽之聲相變則高下背節也

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　向曰一簡謂一行言一行之中音韻輕重悉須相避不可同聲

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制　善本作製字

諷高歷賞　濟曰先士謂先代制文之士也茂盛諷誦也歷賞謂歷代共賞好也　善曰言諷誦之者咸以爲高歷載辭人所共傳賞

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　濟曰函京之作謂曹植詩云從軍度函谷灞岸之篇謂王粲詩云南登灞陵岸　善曰曹子建贈丁儀王粲詩曰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王仲宣七哀詩云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

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　良曰孫楚字子荊零雨之章謂晨風飄路歧零雨被秋草是也王贊字正長朔風句謂朔風動秋草也　善曰孫子荊陟陽候詩曰晨風飄歧路零雨被秋草王正長詩曰雜詩曰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

並直舉胷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　翰曰式法也言此上四人並以胷臆之辭非附文質但以音律調適取高前灋

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　銑曰靈均屈原字　善曰尚書周公曰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雖文體稍精而此祕未覩　銑曰稍漸也此祕謂音韻調適也覩

見也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向曰天成謂天資而成與文理相合也言如此非人思慮所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濟曰張衡蔡邕曹植王粲潘岳陸機顏延年謝靈運言此數人曾不先覺天成之妙而去之遠也善曰論語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良曰知音者蓋約自謂也有以得此天成之妙也謬誤也不然謂不知此善曰西征賦曰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恩倖傳論一首

翰曰恩愛倖親也謂以親愛而升榮寵也晉宋之代官以承藉而非才能故約著此傳以論得失

沈休文

善曰約言當時遇幸會者即得好官又以晉宋之間皆取門戶不任才能故作此論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稱善本作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銑曰蹈履也言人之所生其類頗同履道德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善曰莊子曰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屠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傳說去為殷相向曰呂望初屠牛於朝歌市後釣魚於渭濱傳說代胥靡刑人板築於傅巖之溪言此二賢皆自卑賤之役而相於殷周故知君子小人不常處矣善曰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呂尚之遇文王立為太師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濟曰世胄也鼎食謂三公之家資猶後也善曰家語曰子路南遊於楚列鼎而食明揚善本作敭字幽仄唯才是與良曰揚舉也幽仄謂暗陋也言殷周之主皆明舉暗陋之賢人非取公侯之子孫也善曰尚書曰明明敭仄陋逮乎善本作于字二漢茲道未革胡廣桑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豎之子叔度名動京師翰曰建及也二漢前後漢也茲道舉賢之道革改也胡廣字伯始安帝時舉孝廉後遷僕射司空黃憲字叔度舉孝廉有大名於京師牛豎乃豎療牛疾之人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南陽人六世祖剛值王莽居攝亡命交趾莽敗乃歸鄉里廣少孤貧澹雲雄察廣孝廉試以章奏為天下

第一旬月拜尚書郎九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曰黃憲字叔度南陽人世貧賤父爲牛醫同郡陳蕃臨朝而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漢書曰鄭子真名震乎京師 且仕 善本作士字 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 二 貂見崇西漢 銑曰漢金日磾張安世皆七代仕漢珥插也貂侍中之服崇重也前漢都長安故曰西漢 善曰左太沖詠史詩曰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 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爲黃門侍郎執戟殿下 向曰侍中之官 善曰應劭漢書注大出則負璽小出則驂乘執戟守衛天子之官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晉令曰侍中除書表奏皆掌署之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出則佩璽抱劒漢書曰東方朔初爲常侍郎後奏泰階之事拜爲太中大夫給事中嘗醉小遺殿上詔免爲庶人復爲中郎百官表郎中令屬官中有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又黃門有給事黃門漢官儀云給事黃門侍郎位次侍中給事中故曰給事黃門然侍郎黃門侍郎二官全別沈以爲同悞也荅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非黃門侍郎明矣 都縣 善本作郡縣 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 濟曰豪勢謂權勢之家言並逐才而用 善曰掾吏卑位負戈賤役豪家世族咸亦爲之言無貴賤之異也子虛賦曰幸得宿衛十有餘年 非若晚代分爲二塗者也 良曰晚代謂魏晉也士與人異品雜用故云二塗 善曰二塗謂士庶也言仕子不屠賤職庶族不涉清階 漢末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 翰曰魏武帝曹操也倉卒事急迫也魏人陳群始立九品之制以平人才高下而不直取承籍之子孫也 善曰國語曰后稷始堂靖民尚書曰大王肇基王迹列子曰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 因此相沿遂爲成濃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 銑曰沿順也言本立九品以取人才後人相循遂爲代資魏晉之主無能改易也州都郡正魏置之以選人才之優劣 善曰言魏晉二朝咸遵魏武之變傳子曰魏司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平人才之高下各爲輩目州置州都而總其義 而舉世人才外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 向曰言舉人蓋少知高下者但憑藉世族取相侵陵以成駕御也 善曰人才不甚懸殊故因世資以成貴也 都正俗士世計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 濟曰言州都郡正皆俗士不能甄別好惡但斟酌門族時宜品錄聲望多少隨聲望之事而高下也 善曰言法壞

之漸也都正既皆俗士不能校其材藝乃隨時斟酌定其品差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濟曰劉毅上疏論九品之弊曰今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此言勢族不居下品寒門不入上班也言如此則失才實矣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劉毅爲尚書左僕射上疏陳九品之弊曰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言勢族之人不居下品寒門之子不居上班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良曰訛僞也斯風謂用勢族之風二品謂豪家勢族　善曰言衣冠之族皆居二品之中自此以還遂成卑庶翰曰自此之外遂排以之以爲卑庶也　善曰衣冠以外皆同下科周漢之道以自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翰曰左傳曰僕臣臺臺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古學然有辨銑曰較明辨別也　善曰太玄經曰君子之道較然見矣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烏到切杞向曰九重天子之門數也奧不鬱陶而思君兮深絕遠也　善曰楚詞曰豈君之門以九重陪奉朝夕蒙隱卿士皆闥之任空有司存銑曰陪奉朝夕謂近倖之臣也隱謂卿士道殊也皆闥門也任謂用閹宦爲之　善曰論語晉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良曰狎習憚難也言與天子習近所以有恩澤生而無畏難之色言爲媚諛之色則易親孝建宋武帝年號泰始明帝年號也運用也　善曰爾雅曰狎習也沈約宋書曰孝建武帝年號太始明帝年號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翰曰宋武帝明帝事每獨用權柄不外假藉於卿士也爲刑政既多不能遍覽故寄於近習之臣糾雜言多也　善曰禮記月令田仲冬省婦事無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鄭玄曰貴戚姑姊妹也近習天子所親幸也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轡銑曰言國權及王命出納並在近臣掌握故百官皆方軌輻湊而轡之也輻湊言如車輻之湊車轂矣　善曰莊子曰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於轂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

鼠憑社貴狐藉虎威 向曰言天子但見近臣之職位卑薄不知已權在於彼矣如鼠之賤矣爲穴於社則人不敢掘之是憑社以貴也楚宣王謂羣臣曰北方而畏昭奚恤何也江乙對曰昔有虎求百獸而食得狐狐曰天帝命我長諸百獸今子食我是違天帝若不信吾我我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之虎乃與俱百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畏已以爲畏狐今百僚畏近臣爲天之威在於彼也 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理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一不熏也去此乃治矣戰國策荊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未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取食我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虎不知獸之畏已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於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 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寤 善本作悟字 挾樹朋黨政以賄成 濟曰嫌疑專擅也挾謂相扶挾也賄成謂財貨以成政者也 善曰左氏傳曰襄十年王朝卿士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大夫瑕禽祁午曰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 鈇鉞瘡痏搆於牀笫 側里之曲 善曰鈇砧鉞斧也瘡痏瘉謂成瑕疵也笫簀也言倖臣搆瑕於宮曲牀簀之間使公卿伏鈇鉞於外也 善曰西京賦曰所惡成創 濟左氏傳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杜預曰笫簀也 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 翰曰言有趨附與言笑同即得軒冕之榮也 善曰左氏傳衛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 南金北毳來悉方貢 曾祖刃 素縑丹珀 善本作魄字 至皆兼兩 音亮銑曰金荊楊所貢故云南金毳衣北方所出故云北毳也艚舟也縑繒也珀虎珀也兩車也言趨勢之人賂遺近臣者皆以舟車載貨而與之 善曰北毳獾貂之屬艚船也丹魄虎魄也色赤故曰丹孔安國尚書傳曰車稱兩 晉朝王石未或能比 向曰漢有許皇后史良娣之家皆勢傾天下晉朝王愷石崇皆富擬王者然比今日倖臣則不能及 善曰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爲平恩侯又曰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爲樂陵侯王隱晉書曰王愷字君夫世祖舅自以外戚晉氏政竟又性至豪儉又曰石崇貪而好利富擬王者 西京許史蓋不足云 及太宗晚運虛懷經盛衰 濟曰太宗明帝也灋言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於盛衰 善曰沈約宋書曰明帝廟號太宗灋言曰聖人之灋未嘗不關盛衰焉 權倖之徒慴 之涉 憚 丁逢 宗戚 良曰言諸王親屬皆畏懼倖之臣 竊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搆造同異與

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剿子小反翰曰幼主謂明帝孤獨也言佞倖之臣構造同異起立禍隙讒譖宗王使相繼被戮而至絕滅剿絕也　善曰六代論曰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尚書曰天用剿絕其命孔安國曰勦截截絕謂滅之也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銑曰忘厭也言人厭宋德非一事也寶祚謂國命也夙早也實由於此言傾覆之由實從佞倖而起　善曰寶祚猶寶命也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爲恩倖篇云向曰嗚呼嘆辭言佞倖之徒毀敗王政損穢帝道挾主行威傾覆國家是亦可哀故歎之

史述贊三首

班孟堅濟曰固脩漢書自作敘傳而重述其旨

述高紀第一善本如此五臣本列在後翰曰列題於後者亦猶毛詩之趣也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良曰皇大纂繼緒業也言高祖承堯之後故云大漢繼堯之德業也　善曰漢書曰劉向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爾雅曰纂繼也寔天生德聰明文武翰曰寔實也幾謀暗合曰神伐無不剋曰武　項岱曰聰於無聞曰聰照臨四方曰明以內知外曰神剋定禍亂闢土斥疆曰武　善曰論語子曰天生德於予周易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銑曰綱謂綱紀也言秦人無綱紀楚謂陳涉也謂陳涉反而秦不能誅之是綱漏也高祖因之而起也　項岱曰秦重欲殘人天下叛之故貶言人耳網以喻綱綱無綱無所成故漏也　善曰言秦人不能整其綱維令網自漏也於楚謂陳涉反而不能誅故高祖因而起

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向曰爰於也高祖初送徒經豐澤奮振旅衆也神母謂所斬蛇邊見老母哭云我子白帝爲赤帝子斬焉漢火德尚赤故舉朱旗　善曰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拔劒斬蛇蛇分爲兩後人來至蛇所有一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化爲蛇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爲沛公旗幟皆赤

粵于厥蹈秦郊嬰來稽首濟曰粵始蹈履也嬰謂秦王子嬰也稽首謂降於漢　善曰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降于軹道

革命創制三章是紀良曰革改創始也三章謂高祖破秦改秦苛濃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紀綱紀也　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漢書曰高祖謂秦父老曰與老父約濃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曰抵至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應天順民五星

合善本作同字曰咎翰曰高祖西入關五星聚於東井東井秦分是應天也晷光景也　善曰晷光景也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王星所生其下以義取天下之象也項氏畔換黜我巴漢銑曰項氏項羽也畔換反易也言羽初與高祖約先入關中者王關中後羽反易背約黜高祖於巴漢之地　善曰漢書曰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章昭曰畔換跋扈也西王宅心戰士憤怨向曰西土謂蜀也宅居也言蜀人皆居心於高祖征戰之士皆憤怨於羽也　善曰尚書曰遏矣西土之人又曰惟宅厥心郭璞三蒼解詁曰西土謂長安也乘釁善本作釁字而運席卷亡三秦濟曰釁隙也言高祖乘戰士之怨隙舉兵自蜀漢而來破三秦如席卷也羽封章邯為雍王司馬昕為塞王董翳為翟王俱封秦中故謂之三秦　善曰左氏傳士會謂晉侯曰會聞用師觀釁而動春秋握誠圖曰諸侯水散席卷各爭恣志漢書曰韓侯陳三秦易井之計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良曰秦地帶河阻山高祖割據於此保守懷思之人　善曰保安也懷歸也言漢據何山之固民懷歸者能保乂之漢書田肯賀上曰秦帶可阻山懸隔千里尚書曰黎民懷之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翰曰股肱胳也言蕭何曹參為高祖手足之臣經理也　善曰禮記衛獻公曰有柳莊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銑曰韓信英布皆武臣也高祖有韓英如獸之有爪牙矣張良陳平為高祖腹心之用　善曰韓信英布張良陳平也毛詩曰子王之爪牙又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恭行天罰赫赫明向曰天罰言順天罰惡也赫赫盛貌　善曰恭行已見上文毛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濟曰皇皇華色盛也有光光明也項岱曰皇皇華色盛也威儀之盛如珪如璋良曰珪璋玉名　項岱曰珪璋玉之妙好彫鏤者　善曰毛詩曰顒顒昂昂如珪如璋闈闈恣趙朝政在王翰曰闈闈宮中門也趙謂趙飛燕王謂帝舅王鳳　善曰闈闈閨門之內也門內恣趙昭儀姊妹以元舅侍中封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領尚書事炎炎燎火亦善本作光字允不陽銑曰天子之盛當如燎火之陽今內嫉飛燕外委王鳳信不得陽明陽明也　項岱曰允信也內損於飛燕外見壅於王鳳等信不得陽也　張晏曰天子之威盛若燎火之陽今委政王氏不亦熾乎

述韓英彭盧吳傅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 向曰隸賤徒侶也韓信本家貧常寄食下鄉亭長故云餓隸英布少時有相者謂之曰當刑而王及壯被黥布欣然曰我當刑而王幾是乎黥墨刑 善曰漢書曰韓信家貧從下鄉南昌亭長寄食亭長苦之乃晨炊蓐食食時往不為具食信知之自絕去又曰黥布姓英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坐瀝黥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越亦苟 善本作狗字 盜芮尹江湖 濟曰彭越匿鉅野澤中苟且為盜人心尹正也 善曰漢書曰彭越常漁鉅野澤中為盜沛公攻昌邑越助之說苑曰管仲故城陰之狗盜漢書曰吳芮秦時鄱陽令也甚得江湖間心號曰鄱君音義曰尹正也 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 良曰驤騰也雲起龍騰言與尚祖相感而為侯王也齊楚韓信所封也英布封淮南王彭越封梁王 善曰韓信初為齊王後楚王黥為淮南王彭越為梁王 綰自同閈 胡曰閈音扞南高祖封綰為燕王北疆謂燕也應劭曰閈為燕王北疆曰北疆 鎮我北疆 翰曰盧綰與高祖同里而楚汝沛名里門曰閈 善曰綰為燕 德薄位尊非祚惟殃 銑曰祚福也言綰德薄而居尊位非為福乃為殃咎也謂與陳豨有反狀王入匈奴也 善曰周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左氏傳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 吳克忠信 向曰克能也言吳芮能為忠信之行故五代嗣位長沙王也 善曰漢書曰芮為長沙王薨子忠嗣自芮後傳位五世無子國除 嗣乃長

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范蔚宗

銑曰光武皇帝名秀曄修漢書作此贊以美之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 善曰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曜魯靈光殿賦序曰遭漢中微盜賊特突 國謂兼國而盜也 善曰炎火也大漢火德也中微謂遭王莽篡也大盜則莽也移 九縣飈迴三精霧塞 良曰九縣九州也三精日月星也飈迴謂振動不安霧塞謂昏暗 善曰三精日月星也孝經援神契曰天地至貴精不兩明宋均曰天精為日地精為月河圖曰以德布精上為衆星 民歌遙詐神思反德大世字 善本作 祖誕命靈貺自甄 翰曰言民歌王莽遙詐而思復漢室誕大貺賜也言光武大受寶命神靈賜福祚而自成也甄成也 善曰尚書曰我文考誕膺天命春秋元命苞曰通三靈之貺交錯同端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 沈機先 善本作生字 物深略緯天 銑曰沈深機微略運也言謀策先於萬物智略能經緯天地 善曰說文曰機主發之機也周書曰經緯天地曰文矣 尋邑百萬貔虎為群長轂雷

野高旗彗蘇沒雲向曰劉聖公以光武爲偏將軍保昆陽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將兵百萬驅虎豹犀象之屬圍光武十重光武擊之斬首數千級遂殺王尋長轂謂兵車也蚤謂如雷之聲於野也彗拂也此言尋邑之盛也　善曰漢書曰劉聖公爲天子以光武爲偏將軍徇昆陽光武令王常留守光武出收兵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旌旗輜車千里不絕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圍城數重光武遂進尋邑亦遣兵合戰光武犇之斬首數千級光武乃與敢死士三千人衝中堅尋邑陣亂遂殺王尋鬻南子曰紂虎旅百萬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東都主人曰戈鋋彗雲英威既振新都自焚濟曰王莽漢初封新都侯英威謂漢之兵威也振整也言漢兵入宮縱火焚宮室莽避火輒隨之故云自焚　善曰漢書曰莽封爲新都侯又曰更始兵到城中少年子弟自燒室門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莽避火宣室室火輒隨之虔劉庸代紛紜梁趙良曰虔劉殺也庸蜀也謂公孫述也代燕也謂彭寵也梁王劉永擅命睢陽自稱天子者王郎稱天王於邯鄲紛紜謂亂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又曰公孫述稱王王巴蜀又曰卜者王郎爲天子都邯鄲又曰彭寵自立爲燕王代即燕也三河未澄四關重擾翰曰三河三川也謂洛陽也四關謂長安也澄定擾亂也謂赤眉擾長安也　善曰三河洛陽也四關長安也范曄後漢書曰赤眉賊入函谷關敗更始光武乃遣鄧禹引兵西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大司馬朱鮪等屯洛陽光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銑曰旌旗也遞更也言光武神旗所顧遞行天討於四方也金湯失險車書共道向曰言賊之金城湯池皆失險固而破也車同軌書同文謂天下太平　善曰鹽鐵論曰秦金城千里汜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石城湯池無粟者不能守也禮記子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靈慶既啓人謀咸贊濟曰靈慶靈神慶福啓開咸皆贊助也言人神皆共助成帝業也　善曰靈慶謂天府也易繫辭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王弼曰人謀謂衆議西都賓曰天啓之心人甚之謀明明廟謀赳赳雄斷於烏赫有命系我良曰廟謀謂廟筭也赳赳武貌於歎美辭也赫盛貌隆善本作皇字漢言武略雄斷之盛能繼前漢也　善曰廟謀廟筭也楊雄連珠曰兼聰獨斷聖王之瀆也毛詩曰有命自天蔡邕獨斷曰光武以再命復漢之祚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